

《华尔街2》(2010年)
 导演: 奥利弗·斯通
 主演: 迈克尔·道格拉斯
 希亚·拉博夫
 凯瑞·穆里根

1980年代, 奥利弗·斯通拍《华尔街》时, 那个标志现代性的摩天大楼还赫然耸立着。但20年后, 在《华尔街2》的浮光掠影中已再难觅到它的挺拔, 斯通似乎有意回避10年前的疮疤, 用家庭和亲情抹平曾经的硝烟, 也试图抹平华尔街的贪婪。

贪婪是美德?

《华尔街2》拍摄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 这是斯通重拾华尔街题材最好的时机。华尔街这个曾经世界经济的风向标、美国精英文化的象征, 这个号称可以“杠杆撬地球”的庞然大物, 伴随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 已丧失信义和权威。至今次贷危机的噩梦依然挥之不去, 学者们开始反思, 危机源于体制还是源于人的贪婪。

或许至今还有人记得, 《华尔街》中戈登·盖葛在股东大会上为贪婪所做的辩护——“贪婪是美德, 它可以厘清一切, 是一切形式之所在……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 它不仅能挽救泰达纸业, 更能挽救机制失调的美国。”而《华尔街2》中, 刚刚出狱的戈登似乎幡然悔悟了, 他的新书竟对曾经的信仰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贪婪真的是美德吗?”

很难相信鼓吹金钱至上的戈登, 竟会大彻大悟, 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贪婪背信弃义。但之后我们看到了真相, 戈登将贪婪隐藏起来, 使之不再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赢得女儿和准女婿的信任, 并获得了可以东山再起的资本。

恩格斯说: “人类的贪婪、欲望和永不满足, 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杠杆”。资本主义抓住了人类身上的投机主义, 让我们贪婪的本性无休止的蔓延, 它无所不在, 可以让每个人对其丧失免疫力。尽管《华尔街2》的画外音总在强调, 华尔街是系统化的癌症, 它可以吞噬一切对其趋之若鹜的人, 尽管戈登在资本市场如沐春风时突然选择悬崖勒马, 回归家庭, 但谁能否认这可能只是金融大鳄面对家庭压力的一次短暂收敛呢?

一次成长教育

《华尔街》里, 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巴德, 用从父亲那里获悉的商业机密换取了戈登的信任, 并在其帮助下走向成熟和自信。然而当父亲的蓝星航空公司沦为戈登敛财的牺牲品后, 巴德决定与这位“精神导师”分道扬镳, 并通过秘密录音收集其违规交易的证据, 最终完成反戈一击。而《华尔街2》中, 虽然巴德换成了杰克, 但换取戈登信任的仍旧是年轻人的企图心。

两部影片都有着成长与涉世的主题。奥利弗·斯通在《时代周刊》的访谈中说: “这是一个关于身处金融风暴中心的年轻人成长的故事, 他必须借助戈登的帮助, 才能趟过华尔街的浑水。”不难看出, 两个故事架构中, 两位年轻人都是因为“父”的权威受损而走向成熟的。

《华尔街2》中有一幕飙车戏, 在风驰电掣中, 观众领略到人物的剑拔弩张。作为小字辈的杰克与华尔街投行老板的竞争本身是不均衡的, 因为在商场经验和社会地位的较量中, 杰克明显处于下风, 然而赛车中决定胜负的是勇气和身体机能, 显然奥利弗·斯通试图用这场戏扭转两人较量中的不平衡, 告诉观众, 年轻而更有闯劲的杰克才是华尔街的未来, 而那些将华尔街搞得乌烟瘴气的老古董们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场较量过程中, 两人各怀鬼胎, 投行老板想考验杰克的忠诚, 杰克则想借助他的影响力拉拢华人投资他的海洋能源计划。这多么像《华尔街》中戈登和巴德的较量, 时过境迁, 世界都变了, 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变。

美国梦和华尔街精神

“美国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1年亚当斯的



《华尔街2》海报

《美国史诗》中, 它不仅包含美国人对轿车和高薪的梦想, 还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想。美国梦的核心就是高度自由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 它使人相信, 成功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 创造和积累无比的财富。亚当斯说: “在美国, 贫穷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要打败你的敌人”。

随着时代变迁, 美国梦也发生了变化, 美国人不再像父辈那样恪守传统的清教徒式生活, 他们讲究个性张扬、崇尚享乐主义, 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哲学就是消费至上, 消费成为人们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成为体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有人就曾这样比喻如今的美国梦: 它像是满身珠光宝气的自由女神乘坐着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

《华尔街2》的宴会中, 导演将镜头频频切给那些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 她们的手链、项链、耳坠、头饰, 让整个宴会璀璨夺目, 然



剧照

而这却难掩宴会中的惺惺作态、尔虞我诈。而20多年后, 曾在《华尔街》中完成正义反击的巴德突然出现, 他早已无当年的英气和正义感, 怀里抱着两个美女, 及时行乐。

从历史上看, 华尔街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精神和市场机制结合的产物。早在17世纪中叶, 这里便是新阿姆斯特丹总督的驻地。为了方便警卫通行, 总督下令用木头做围墙, 筑起了一条街, 取名为“墙街”(Wall Street)。随后华尔街被英国占领, 但继续保持荷兰人热爱商业崇尚金钱的传统。《华尔街2》中提到荷兰1630年发生的“郁金香泡沫”, 实际上暗示了华尔街时时刻刻面临着泡沫的危险。

最有趣的故事是, 18世纪24个商人代表聚集在华尔街的梧桐树下, 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 规定在他们之间可以进行证券交易, 这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这种个人自发、市场主导的机制, 具有先天的扩张优势, 从此华尔街便成为美国银行业的象征。

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然而很多人却认为华尔街创造了财富和价值, 它代表了一种美国的进取精神。《华尔街》中戈登总是说: “不会有人受伤害, 但你会得到很多钱。”正是在这种论调下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泛滥、蔓延, 它们崇尚效益, 反对国家干预。于是华尔街的金融冒险家们可以在自由主义的庇护下, 在市场上饕餮般攫取财富, 把利益留给自己, 把风险和灾难留给别人。

《华尔街》中的蓝星航空和《华尔街2》中的海洋能源研究所, 均属于美国实体经济, 这些创造价值的企业, 在这些华尔街大鳄眼里臃肿而无利可图, 它们被当做筹码或工具, 被轻易转手交易, 以一种注定悲剧的身份参与这场金融游戏, 最终吞下苦果的总是像巴德的父亲或杰克的朋友这样普通的劳动者。

保守主义的转变

《华尔街》的开篇, 奥利弗·斯通用花哨的蒙太奇剪辑, 再现了纽约这个都市丛林中人们高速的生活状态, 而《华尔街2》则是从闲适的家庭生活开始, 镜头缓慢推进, 杰克还躲在温床里伸着懒腰、做着白日梦。

从快节奏到慵懒休闲, 从追求效率和事业成功到追求幸福和家庭和谐, 这是《华尔街》到《华尔街2》的巨大转变。奥利弗·斯通已不是25年前的那个奥利弗·斯通, 而美国也不是25年前的美国。那时的斯通刚拍完名噪一时的《野战排》, 而如今的斯通已年逾花甲归心似箭, 那时的美国在经济上开始奉行自由主义, 而如今的美国刚刚从911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恢复过来, 保守主义盛行。前后两部影片的转变恰好映射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 我们也能从中探寻到时间长河中断裂的精神线索和缺失的意义。

而奥利弗·斯通作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人, 他的作品也受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 他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电影作品(《华尔街》、《刺杀肯尼迪》和《天生杀人狂》), 大都推崇一种大众文化进入精英文化阶层的倾向, 如《华尔街》中的巴德本是代表美国最下层的工人阶级, 他却进入代表精英文化的华尔街。而其1990年代后期至今的作品则开始表达一种对秩序和权威的维护(《世贸大厦》、《亚历山大大大帝》和《华尔街2》), 即站在精英阶级对大众文化的俯视, 如《华尔街2》里曾经嗜血的戈登被子宫里蠕动的画外孙的画面所感动, 放弃追逐金钱回归家庭。

《华尔街2》诞生于911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虽然其副标题仍用“金钱永不眠”延续观众对《华尔街》的遐想, 但其实这部续集影片更多的担负着抚慰伤痛、重拾信心的使命。也许, 温情和回归家庭是当下美国人重温美国梦的最好途径。于是, 我们看到的《华尔街2》, 继续在好莱坞描摹美国人想看到的美国, 也继续在美国书写万变不离其宗的、保守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